



走到安康

王锐

站在陕西地图前,从上往下千余公里的路径上,近乎垂直地分布着六座城市,用线段把它们串接起来,便似一根五节竹杖,杖根触地安康,向上生发,穿西安、跨铜川、奔延安、出榆林,一直升长到神木。

我有幸几十年牵北挂南穿梭在六城之间,领略了沿途几十年的四季风光和环境变迁。我更有幸像水滴顺竿而下流过竹节似的,在其中三座带“安”的城市,有过工作生活滞留。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自然和地理风貌,寒品延河悬冰、浅尝渭水溪流、牛饮汉江瀛泉,体验三“安”城市各具特色的生活文化,追忆千年历史、追思上古传说,给了我许多的时空享受。从神木到安康的四季游览和工作旅行,如大雁北飞南归随季筑巢、如绿叶浴光飘舞落土沃源,让我这个随遇而安的人,也有了些追根的感觉。

陕西浓缩着南北气候、浓缩着华夏历史、凝缩着圣贤思想,地上地下存留着许多人祖遗迹,北有石峁古城、桥山黄陵;中有炎帝故里、始皇帝陵;南有女娲山庙、伏羲山洞。走在陕西,时不时会泛起一丝丝穿越时空的情思,常把人文历史、自然地理和现实生活叠加起来,胶和着咬文嚼字加以品味,感觉人生轨迹似乎都有着历史地理的自然印证。

初上陕北,地势越升越高,眼光越来越亮,心却越走越慌。现代高速压缩了时空,一会儿升到塬顶一望无垠,一会儿沉入沟底悬崖夹壁,像坐过山车一样,沿途风景来不及细看、顾不上慢品,就一头扎进了延安。

延安老城建在河边,城域局促,三面临山,站在延河堤岸向上观望,稍觉有些窘迫,看着宝塔,急欲飞到山顶一览全貌。登上清凉山峁,恰如其山名,和风习习,一身轻爽,远处山头似乎早已被人为剖去,心里没了压抑,目光没了障碍,四周都能看到天际线,但往近处看,却是山挤沟、沟隔山,山山沟沟延绵不断,黄土

高原水流冲刷的痕迹清晰可见,远古自然的波澜激荡日积月累,似乎在这里得集中爆发,冲刷出条条山谷,延安城就在眼下的深谷里。谷底的车马人流缓缓移动,悬崖下的孔孔窑洞依稀可见,人们无惧无畏地生活在这些狭窄的山谷里,坚韧顽强地耕耘着这片贫瘠的土地。从谷底爬到山顶,路程不是太远,也没多少风景,可是一到山顶,平视四方、极目天际,却是满眼天光。延安北部的新区,就抓丘填壑地建设在这清凉山脊上。在延安生活,每当登临山顶,我都会有感于这里光照攀登上脚步、情励奋斗的青春、爱传胎塑的故事,而久久地注目远方、憧憬着享受当下的安详。在延安工作,我有几次从神木、榆林出发,在奔向延安的高速公路上,有幸看到过一种青光,像从地平边缘射出,直冲云霄照亮着远处天空,尤其是在风雨平静后就更加明亮,飞驰的汽车,也像被吸引着向前奔跑。

离开陕北走向关中,跨过铜川踏上三原,就会看到关中上空的红尘雾罩,仿佛是在酝酿着的风暴,眼前高速位移的物流,也像旋转起来的飘物,起起落落、进进出出。

随着车流涌入未央大道的高楼之间,两边的繁华,让人目不暇接。看着路牌指示,右边汉城遗址、左边大明宫遗址,直走下来,就到明城墙边上。绕城门一圈,城墙上的孔痕,分明不是弓箭的杰作,倒也感觉这城墙确是结实,便有进城歇歇、看看的念头。

钻进城墙,仿唐街市、明清酒肆,文房四宝、古玩字画,这些都是都市特有的装饰,叠缀着厚重的周秦汉唐文化,使这座古城更显皇家阆苑长安花的风韵,似乎抬头都会见着皇帝和贵妃仙游、伸手能挡个李白邀上明月凑成仨人,不喝出个状元来就别想出城。在城里晃悠晃悠和平门出来,一路向南,便是大雁塔广场。站在塔前,回看身后城墙,已没了雄

姿壮影,但却厚厚地模糊着视线、模糊着皇家生活,更别说更远处大明宫里的歌舞酒乐,早已湮没在尘埃里了。虽说着不见官墙内的生活,但决不影响游历所勾起的想象。转身逛逛大唐芙蓉园,不多时就会转到寒窑边上。寒窑十八年的清苦思恋,执着地遥对着璇宫里恣意的欢情,不同的生活追求,同样的生死情恋,其故事都惹人心动。

我曾游观过凤翔东湖,闻听过鸡鸣山下,觉得西安应该再往西安,那里的故事更为壮阔,更是久远,都城还是叫长安好些。然而,历史上的京城都是皇都,皇家生活在天上人间之间,皇家的长安,不是百姓的长安。如今百姓的生活,亲友欢庆的日常家居已不缺钟鸣鼎食,假日采风的靓照影集里也常框着皇苑牡丹,就是举家出游,也是四驱兜风、高铁奔驰,拉着彩线、拖着彩虹,编织着新丝带、掩映着始皇帝出巡的驯车,环游天下,纵览四海。如今的西安,不用改名,已是长安。

心有长安,翻过秦岭就是安康。一提安康,就享幸福,这吉祥的名字,能祈福一方、能祝福天下,能安健自然、能康佑生命,能问好朋友、能唱好自己。在安康,自然就是安康的人了。

安康地处秦巴山间、汉江水畔,素有秦风蜀情楚韵的熏陶、文化多元,物产丰富,虽然山山相连交通不便,却处处有景不容错顾,就连人祖先皇伏羲、女娲都有过依恋。我曾闲游过安康许多自然风景,山画天成,墨彩自浓,层峦披绿、丘岳彰流、青柏缠雾、峭峰托云、天河倒映、瀚延苍穹,开车游玩,画随车转,景跟人移,感觉时刻都有下车陶醉陶醉的冲动。攀爬岚山,山上庙神凡体不腐,令人肃敬;泛舟瀛湖,游仙似地漂在天穹上,让人心荡。览胜之余,静静地坐在山顶凝神观色,看着散落在山坡、河边和公路旁的别墅小楼,似乎家家都有朋友聚会,大人围着方桌,小孩嬉闹在外圆,竹林遮

白丝烟。冬泳爱好者无需破冰除霜,夏垂游泳者也无忧湍流急浪。然而以前,安康只是人们的期望,古时的金州,在汉江岸边立命安康石以镇河安,直至上世纪,修筑瀛湖大坝拦断洪流,才除了水患,但夏天仍然闷热得像蒸笼,冬天潮湿得像浴室。如今的安康,植被厚覆,林木深茂,夏和阳光不刺眼,冬贮肥叶不招摇,桂花常开二度,紫薇市花更添春秋长香,生活在当下的金州,安康幸福。

走过陕西,才知“苍天无意,岁月有痕,满园春色随人意”;走到安康,方知“苍天有情,岁月无尘,闻香不落年少情”。到了安康,就像鸟儿归了家园,心也平了,气也长了,身也安了;更像水滴滴入田园,草也绿了,苗也壮了,花也香了。

大地给了万物生命,生命给了大地文明。文明赐赠三秦以安康,安康更给生命以时间。游过三秦,幸福安康。

李木匠六十多岁了,他什么木活都会做,桌椅板凳,风车、衣柜、洗脸盆、水桶、木梢、寿棺、木犁等等,他都会做,且都是行家里手。特别是木盆、寿棺是他的独门绝活,无人能比。

一次我在邻居王婶家见到了李木匠,他正在打磨一只即将完工的洗脚盆,时而用圆刨轻轻地推两下,时而用砂纸来回擦拭拭磨蹭,时而又用他粗糙的手指摩挲盆沿,看是不是光滑……他全神贯注,沉浸于自己的劳作之中。我细细欣赏他的作品,还有那些或精致或拙朴的槽刨、梭具、曲线锯……又看他的神情与操作,他竟全然不知。待我招呼一声,竟吓了他一跳,这时才和我搭上话茬。

他说他做了一辈子的木活,从十五六岁开始,拜师学艺,如今他的师傅已离开了人世,早年的一些徒弟们也早已改行,或出外打工挣大钱去了,村里只有他一人还在做这木匠活了。现在请做木匠活的人少了,添置家具都到家具店去买,要啥样子有啥样子的,造价比手工做的低,也不管匠人吃喝省事得多了,脸盆水桶啥的,市场买的有铁桶胶盒,且价钱也便宜。即就是这样子,李木匠也闲不下,他有绝活,会做寿棺,这在家具店是买不到的,四乡八邻都请他,他也不摆匠人的架子,谁请他都去做。儿女妻子怕他累着自己,都劝他别做,可他困不住。说只要有人请他,只要有人需要,他就得坚持,用最好的手艺做出最好的木活来。

我看着他布满茧花的一双手,那些跟随他几十年,被手心抚摸得油光锃亮的工具木柄,还有盛开在地上的一小堆刨花,刚刚打好的弥散出柏树清香的小木盆,心中盛满了钦佩。

一句老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做好,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儿时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木匠,一堆乱七八糟的木料,经过他们的或锯或钉或刨或凿,不但能造出亭台楼阁飞檐翘脊,还能打出精美的橱柜、结实的桌椅、镂空的门扇,还能在上面刻出鸟兽虫鱼人物形象,讲出精彩的故事,吐出花叶的清香,令人痴迷。有一日我再次见到了李木匠,我建议他在街上开个木匠铺子,添置刨床,现代做木活的器具,这样做木活也轻松些,李木匠采纳了。择吉日开张,虽知还真有四方宾客登门订制寿棺,还有来料加工的。一时火爆起来了,他一人还忙不过来,便招兵买马,增加人手,以前的徒弟回来了,不在外出打工,也新招的有徒弟,大都是慕名而来的,不为挣钱,只为能学到他的木活手艺。他真心手把手的教,不藏着掖着,徒弟们也认真的学。现在的铺子还有产品展销,有木桶木盆、梨具、橱柜、桌椅板凳等等。不少外地游客不远千里来到这里,看到了李木匠的这些手工做的木器家具,绝活,都觉新奇,纷纷购买,不为用,只为艺术品珍藏。

李木匠很忙,没有多少休息时间,可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快乐开心过,他说他的手艺有传人,会发扬广大,不会失传了。李木匠常常告诉他的徒弟们要孜孜以求,爱自己的手艺,不但要以技养身,且以心养技,平心静气地对待每一件材料,认真虔诚地研究,加工,打磨,精雕细琢,想方设法,力求让每一件器物做到最好,不负自己的手艺,也不负顾客的期盼。

李木匠说,作木活,其实跟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要精益求精,不求发达,只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打造出让顾客满意的木器家具。这就是李木匠的匠心所在,恪守的行规行道。

柯长安

李木匠的木活

立秋

东敏

葡萄架下还有暑气上升
秋老虎正在虎虎生威
蝉鸣赶着鸟叫声
一阵紧跟一阵

还是夏日炙热的模样
只有清淡的河水才知道那三分薄凉
天空下盛满
劳作的疲惫和幸福的笑容

雨开始温柔起来
它们不再是老农口中的白雨

一些果实离开了山岗
而玉米正进入金黄的梦想乡

黄昏越来越深
桐叶、松针、醇浆草
就将回到根的脚下

残荷莲生,葡萄挂架
轻摇蒲扇的老人
笑着它们向死而生

在汨罗江畔
在中国的每一条江河
都闪烁着光芒的经文
那是生命和高贵的赞美

走近,听他们呼吸
是头颅和热血的身躯
换来一个民族的意志
水波之上 日夜吟诵的诗篇
喂养了一个民族的气节

今夜,我们和江水一起吟诵

一条龙舟
从历史的雾霾中划来
润湿了卷《楚辞》《离骚》
我看见一位长者
蛾冠 博带 身挂香囊
又慢慢走进历史的深渊

那滔滔的江水收束悲悯
发出呐喊和咆哮
正如今日之祖国
奔向繁荣富强

蔡森

在汨罗江畔

在中国的每一条江河

都闪烁着光芒的经文

那是生命和高贵的赞美

走近,听他们呼吸

是头颅和热血的身躯

换来一个民族的意志

水波之上 日夜吟诵的诗篇

喂养了一个民族的气节

今夜,我们和江水一起吟诵

又是一个荷花盛开的季节,今夏的荷在池河,在“荷塘月色”。午饭过后,三五好友相约逛逛荷塘。翻过尚未完工的栅栏,放眼望去一条玻璃小道直通荷塘深处,密密匝匝的荷叶从两边掩映过来,让小道愈加逼仄却又更显幽静。

荷塘上错落分布着十几间康养民宿,清一色的灰墙青瓦,矗立在荷叶深处,与荷塘交相辉映,别有一派风情。几辆破旧的大巴车,一字排开,弃置在荷塘边,远远看去与充满生机的荷塘格格不入,走近一看却是改造的房车营地,透过车窗,里面设施齐备,别有洞天。

荷叶田田,碧绿无瑕,朵朵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如同镶嵌在唐诗宋词里的名篇佳句,信手采撷一枝,都是花中精髓、诗中骄子。“出浴亭亭媚,凌波步步妍。”这是纳兰性德眼里的荷,一个个凌波微步于水面的出浴美人;“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这是周邦彦笔下的荷,仿佛一群身着红裳绿裙、闻歌起舞的江南女子。要我说,荷是诗词中的极品美人,女子是诗词中最惹人怜惜的荷。

一枝荷,生于泥土,仰望星空,一颗无比温柔的心,沐浴于日月之中,独撑起一片天空,绽开出别具一格的美丽。这是荷的高贵之处,也是我们爱的纯粹之处。

又是一个日子,黄昏将至,细雨又来。

清晨再次路过“荷塘月色”,紫藤长廊上的人群少了,荷塘寂静了。下班后我便迫不及待来到荷塘,雨后的荷花显得狼狈不堪,偌大的荷群,想要找寻一朵开得完整的荷花,已是再无可能。那些昨日尚灼灼盛开,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而今零落的花瓣上,是否抒写着荷未了的心事,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有花开必定有花落,来人带走一遭,终归无可奈何要落去。因为这世上没有一朵花能免得了因果,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轮回。

月光如水,惊醒了一池莲梦以及观荷人渺茫的痴想。花间与水里影影绰绰,已经混沌开来。恍惚间,荷塘成了我的三味书屋、我的地坛。月色掩映下来,池塘里泛着星星点点的白光,夜也随着沉寂了。人,只有安静了才会有思考。今夜,听山与水的对话,看荷与月的对吟,身与心都倍感满足,像雨后的青山一般澄澈。

蛙声起来了,在月色倾泻的荷叶丛中。打开手机,循声照去,并没有见到青蛙。通过玻璃小道,却看到了下面密密匝匝的残荷,扭扭捏捏地完全没了模样。荷叶小且没有光泽,根茎蜷缩着、佝偻着,偶尔有几只拼尽力气开出的花,在玻璃的挤压下毫无美感和质感可言。想是荷塘在前,小道在后,才会有如此败笔。忽转念一想,如无此败笔,就没有玻璃小道;没有玻璃小道,就没有此曲径通幽之处;没有此曲径通幽之处,整个荷塘便少了几分灵气与生动。

“愿你的生命中有足够多的云翳,来造就一个美丽的黄昏。”说的恐怕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的生命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云翳阶段,往小了说是挫折,往大了说是失意,就如那玻璃小道下面的荷。但无论是美丽的黄昏还是诗意的荷塘,如果没有云翳或者玻璃小道,都难得一鸣惊人。

出了荷塘,经过荷塘边的枣树,忽地想起前日从树下过,见同一棵树上有大的枣儿已经拇指大,有的却只有米粒大。问同行朋友,无人能说出究竟。“开花有迟早,结果就有迟早嘛。只要品种对了,都能长得大,都是一个季节熟。”在一旁闲聊的村妇一边笑着一边说道。我惭愧不已,忙转移了话题:“熟了我们都来吃枣儿呵。”“那能有什么问题,头年吃得多,来年就结得多。”

月色在一片蛙声中交叉扮演着光与影的角色,点缀了金蚕之乡,点缀了今晚的荷塘。再回头时,塘边又飘来了阵阵清香,还有月的明亮。

荷塘月色

朱自立

蒋家坪的春天

米小红

蒋家坪村位于陕西省平利县。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美丽的黄洋河,从村中穿行而过,曲水流觞,葱茏通幽,如同小家碧玉,为村庄注入了生命和灵魂。几千年来,这里一直牢牢占据中华大地的C位,是中国南北分水岭,诞生了无数的传说故事。这里是“娲女”故里,女娲造人的故事流传千古,既记载着文明诞生的开始,又铭记着生命出生的曙光,更传承着民族辉煌的基因。这里是开始,这里是现在,这里是充满希望的未来。

从这里再看向远处山脚下的蒋家坪社区,青瓦白墙,小桥流水,如同世外桃源一般。这里距离西安市区仅有三个半小时车程,距离安康市区不足半个小时,可这里早已经脱离了繁华的闹事,隐身在莽莽群山之中,来到这里,你才会发现这里是不可多得康养胜地、人间仙境。那希望的田野上,庄稼正在蓬勃生长,静静等待着丰收。那鳞次栉比的村民们的居新,与周围的美景融为一体,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无比和谐。那正在校园操场上玩耍嬉戏的孩子们,正在茁壮健康地成长着,无忧无虑,青春飞扬。在这里,隐约能听到工厂机器转动的声音,承载着发展的希望,成为脱贫致富的家园。乡亲们脸上的笑容由内而外,如此放松,如此满足,带着一种平安幸福圆满,连老人们脸上皱纹中都嵌满了幸福。

蒋家坪与茶的历史渊源,已经有1000多年,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传承,成为了蒋家坪的文化符号。来到蒋家坪,只有喝上一杯当地的好茶,才算是不虚才行。

这里有一颗千年古茶树,有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名字——“千年老鹰茶”,这颗老鹰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只要是来到蒋家坪的人,几乎都会来到古茶树前进行祈福,并系上幸运的红丝带,许下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根据记载,这颗古茶树是西北最古老的茶树,来到近前,细细观察,都会为古茶树的生命力震惊,30多米高的古茶树,需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整个树冠如同一把巨伞,覆盖了近百平方米的面积。古树的树干花纹丛生,略有些斑驳,但就像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一样,尽管历经千年,依旧生机勃勃,生命力极强。

为什么叫“老鹰茶”呢?听到名字,这古茶树一定与搏击苍穹的老鹰脱不了关系。因为这种茶树,多数都生长于悬崖峭壁,生长环境恶劣,但生命力极强,非常难以采摘。在老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老鹰喜欢栖息在这种茶树上,故此得名“老鹰茶”。实际上,老鹰茶是毛豹皮樟的嫩枝叶,茶性甘凉,先涩后甘,又被称为“老荫茶”“长寿茶”。如今这棵古茶树,每年还可以采摘10多斤茶叶,过去是馈赠亲朋好友和贵宾的礼品,如今更是一两难求,成为了蒋家坪的地理标志,也是一张传承千年的名片。

过去谈起蒋家坪,大家都会摇摇头,地处深山老林,山大沟深、坡陡地瘠,交通非常不便,村民们生活贫困,有的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大家抱着“金饭碗”,却吃不饱饭,一直无法脱贫致富,是平利脱贫的“老大难”。但看看现在的蒋家坪,一派